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男顏師古注

陳勝項籍列傳第一

服虔曰傳次其時之先後耳不以賢智功之大小也師古曰雖次時之先後亦以事類相從江充息夫躬與劇通同傳賈山與路溫舒同傳嚴助與賈捐之同傳之類是也

陳勝字涉陽城人

師古曰地理志屬汝南郡

吳廣字叔陽夏人也

師古曰地理志屬淮陽夏音工雅反

勝少時嘗與

人傭耕

師古曰傭與人與八俱也傭耕謂受其雇直而為之晏言賣功傭也

輟耕之壟上

師古曰輟止也之往也壟上謂田中之高處

悵然

甚久曰苟富貴無相忘

師古曰但一人富貴不問彼此皆不相忘也

傭者笑而應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

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師古曰鴻大鳥也水居鵠黃鵠也一舉千里鵠音胡鵠反

秦二世元年秋

七月發閭左戍漁陽九百人

師古曰閭里門也發閭左之人皆遣戍也解具在食貨志

勝廣皆為屯長

師古曰屯所聚曰屯

為其長帥也

行至蘄大澤鄉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斬

師古曰度謂量計之音大各反勝廣

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名死等死死國可乎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

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不得立上使外將兵

師古曰角反

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

如淳曰扶蘇自殺故以為不知何坐而

殺之師古曰如或說皆非此言我聞二世已殺扶蘇項燕為楚將數矣而百姓皆未知之故勝廣舉事詐自稱扶蘇耳

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為在今誠以吾眾為天下倡師古曰倡讀曰宜

為然通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李奇曰所卜事雖成

當死為鬼惡指斥言而勝失其指反依鬼神起怪也蘇林曰狐鳴祠中即是也如淳

託鬼神乃可興起耳故勝廣曉其此意則為魚書狐鳴以威眾耳勝廣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眾耳廼丹書帛曰陳

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師古曰罾魚網也形如仰卒買魚烹食得書已怪之矣師古曰亨

音普又間令廣之次所旁叢祠中音步浪反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鄭

日間謂竊令人行也張晏曰戌人所止處也叢鬼所憑也師古曰張說非也此言密

於廣所次舍處旁側叢祠中為之非戌人所止也叢謂草木岑蔚者也祠神祠也構

謂結起也呼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廣師古曰指而私目視之劉奉

音火故反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廣世曰按此諸詭異但主陳勝耳

卒何為並目吳勝廣素愛人士卒多為用將尉醉師古曰將尉者其官本尉廣故數

言欲亡忿尉令辱之以激怒其眾尉果笞廣尉劒挺廣起奪而殺尉師古曰挺拔也

因奪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當斬師古曰斬服虔曰

也第使也應劭曰藉吏士名藉也第次也言今失期當斬就使第斬服虔曰

者固十六七也蘇林曰藉假第且也晉灼曰酈食其傳第言之外第一見我蘇

說是也師古曰服應說第義皆非也晉氏意頗近之而猶未得言第者甚眾

第但語有緩急耳言但令無斬也今俗人語稱但者急言之則如第矣酈食其

外威傳所云第考而戌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侯王將

相寧有種乎

師古曰言求之而得不必屑屑

徒屬皆曰敬受令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望也祖

右稱大楚

師古曰祖右者脫右肩之衣當時取異於凡眾也

為壇而盟祭以尉首師古曰以所殺尉之首祭神也勝自立為

將軍廣為都尉攻大澤鄉拔之收兵而攻斬斬下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斬以東

李奇曰徇略也師古曰音似峻反

攻鉅鄆苦柘譙皆下之

師古曰五縣名也鉅音竹乙反鄆音才多反

行收兵比至陳師古曰

日比音

必寐反兵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令皆不在

師古曰守郡守也令縣令也○劉放曰按

秦不以陳為郡何庸有守乎疑衍

獨守丞與戰譙門中

晉灼曰譙門義闕師古曰守丞謂郡丞之居守者一日郡

守之丞故曰守丞譙門謂門上為高樓以望者耳樓一名譙故謂美麗之樓為麗譙

譙亦呼為巢所謂巢車者亦於兵車之上為樓以望敵也譙巢聲相近本一物也今

流俗書本譙下有城字非也此自陳耳非譙之城譙城前

已下矣○劉放曰此門名譙陳與譙隣門去譙路者也不勝守丞死乃入據陳數

日號召三老豪桀會計事

師古曰號令招呼之

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

師古曰堅堅甲也銳利兵也

伐無道

誅暴秦復立楚之社稷功宜為王勝乃立為王號張楚

劉德曰若云張大楚國也張晏曰先是楚為秦滅已弛今

立楚為張也師古曰張說是也

於是諸郡縣苦秦吏暴皆殺其長吏將以應勝迺以廣為假王監諸

將以西擊滎陽令陳人武臣張耳陳餘徇趙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當此時楚兵數

千人為聚者不可勝數

師古曰聚音材喻反

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為楚王

師古曰東城縣名地理志屬九江郡後

聞勝已立因殺襄彊還報至陳勝殺嬰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

師古曰即梁地非河東之魏也

滎陽李由為三川守守滎陽廣不能下勝徵國之豪桀與計

師古曰徵召也以上蔡人房

乾隆四年校刊

蔡賜爲上柱國

鄭氏曰房君官號也姓蔡名賜晉灼曰張耳傳言相國房君是也師古曰房君者封邑之名非官號也

周文陳賢人也

嘗爲項燕軍視日

文穎曰周文卽周章也服虔曰視日旁氣也如淳曰視日時吉凶舉動之占師古曰視日如說是也

事春申君

應劭曰楚

相黃

自言習兵勝與之將軍印西擊秦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十萬至戲軍焉

師古曰戲

水名在新豐東音許宜反解具在高紀

秦令少府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

服虔曰家人之產奴也師古曰奴產子猶今人云家

生奴也

悉發以擊楚軍大敗之周文走出關止屯曹陽

晉灼曰亭名也在弘農東十三里魏武改爲好陽師古曰曹水

之陽也其水出陝縣西南峴頭山而北流入河今謂之好陽澗在陝縣西四十五里

二月餘章邯追敗之復走屯池

師古曰十屯音涵

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到軍遂不戰武臣至邯鄲自立爲趙王陳餘爲大將軍

張耳召騷爲左右丞相

師古曰召讀曰邵

勝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而

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

師古曰言爲讎敵與秦無異○宋祁曰按張耳傳作相國房君諫

不如因立之勝乃遣

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屬宮中

師古曰徙居宮中示優禮也拘而不遣故謂之繫

而封張耳子敖爲成

都君趣趙兵亟入關

師古曰趣讀曰促亟急也音居力反

趙王將相相與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

誅秦必加兵於趙計莫如毋西兵

師古曰勿令兵西出也

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廣趙南據大河

北有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不勝秦必重趙

師古曰重謂尊重也趙承秦楚之敝可以得

志於天下趙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韓廣將兵北徇燕

張晏曰卒史曹史也燕

地貴人豪桀謂韓廣曰楚趙皆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爲王韓廣

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強不敢害

趙王將相之家今趙獨安敢害將軍家乎韓廣以為然乃自立為燕王居數月趙奉

燕王母家屬歸之是時諸將徇地者不可勝數周市北至狄師古曰縣名也後漢安帝時改名臨濟狄

人田儋殺狄令自立為齊王反擊周市市軍散還至魏地立魏後故甯陵君咎為魏

王應劭曰魏諸公子名咎欲立六國後以樹黨也咎在勝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立周市為王市不肯使

者五反師古曰反勝謂回還也乃立甯陵君為魏王遣之國周市為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

周章軍已破服虔曰周章即周文秦兵且至我守滎陽城不能下秦軍至必大敗不如少遣兵

足以守滎陽師古曰遺留也悉精兵迎秦軍師古曰悉盡也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

事恐敗因相與矯陳王令以誅吳廣師古曰矯詐也託言受令也獻其首於勝勝使賜田臧楚令

尹印使為上將田臧廼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

田臧死軍破章邯進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鄆師古曰說讀曰

悅鄆東海縣也音談章邯別將擊破之劉攽曰按是時章邯方至滎陽何暇遣將圖東海疑鄆是鄆字下乃有鄆下軍耳鄧說走陳銍

人五逢將兵居許章邯擊破之五逢亦走陳勝誅鄧說勝初立時凌人秦嘉銍人董

緡符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張晏曰凌泗水縣也銍符離沛縣也取慮徐臨淮縣也師古曰

緡音先列反取音趨又音秋慮音盧將兵圍東海守於鄆勝聞廼使武平君畔為將軍張晏曰畔名也監鄆下

乾隆四年校刊

軍秦嘉自立爲大司馬惡屬人

師古曰不欲統屬於人

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

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章邯已破五逢擊陳柱國房君死章邯又進擊陳西張賀

軍勝出臨戰軍破張賀死臘月

張晏曰秦之臘月夏之九月臣瓚曰建丑之月也師古曰史記云胡亥二年十月誅葛嬰十一月周文死

十二月陳涉死瓚說是也

勝之汝陰還至下城父

師古曰下城父地名在城父縣東父音甫

其御莊賈殺勝以降秦葬

碭諡曰隱王勝故涓人將軍呂臣爲蒼頭軍

應劭曰涓人如謁者將軍姓呂名臣也時軍皆著青巾故曰蒼頭服虔曰蒼頭

謂士卒青帛巾若赤眉之號以相別也師古曰涓潔也涓人主潔除之人涓音獨

起新陽師古曰縣名也屬汝南郡攻陳下之殺莊賈復

以陳爲楚初勝令銍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勝死南陽復爲秦

師古曰爲音于僞反

宋留不能入武關迺東至新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秦傳留至咸陽車

裂留以徇

師古曰徇行示也以衆爲戒徇音辭峻反

秦嘉等聞勝軍敗迺立景駒爲楚王引兵之方與

師古曰之往也方與縣名也方音房與音豫

欲擊秦軍濟陰下使公孫慶使齊王欲與井力俱進齊王曰

陳王戰敗未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

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

師古曰首事謂最先起兵

田儋殺公孫慶秦左右校復攻陳下

之呂將軍走徼兵復聚

如淳曰徼要也徼散卒復相聚歛也師古曰徼音工堯反

與番盜英布相遇師古曰番卽番陽縣也於

番爲盜故曰番盜番音蒲何反其後番字改作翻

攻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

文穎曰地名也

復以陳爲楚會項梁立

懷王孫心爲楚王陳勝王凡六月初爲王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乃之陳叩宮門

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辯數乃置師古曰辯數謂自分別其姓名也井歷道與涉故舊之事故舍而不縛也數音山羽

不肯爲通勝出遮道而呼涉師古曰呼謂大與也音火故反迺召見載與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

曰夥涉之爲王沈沈者應劭曰夥音禍沈沈宮室深邃之貌也沈音長舍反楚人謂多爲夥故天下傳之夥涉

爲王由陳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勝故情或言客愚無知專妄言輕威勝斬之諸

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勝者以朱防爲中正胡武爲司過主司羣臣諸將徇地至

令之不是者繫而罪之以苛察爲忠其所不善者不下吏輒自治師古曰不以付吏而防武自治之

勝信用之諸將以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

高祖時爲勝置守冢于碭至今血食王莽敗迺絕師古曰至今血食者司馬遷作史記本語也莽敗迺絕者班固之詞

也於支爲衍
蓋失不刪耳

項籍字羽下相人也韋昭曰臨淮縣初起年二十四其季父梁梁父卽楚名將項燕者也家

世楚將封於項師古曰卽今項城縣故姓項氏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去梁怒之籍

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耳於是梁奇其意乃教以兵法籍

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梁嘗有櫟陽逮請斬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史司馬欣以

故事皆已應劭曰項梁曾坐事傳繫櫟陽獄從斬獄掾曹咎取書與司馬欣抵相歸抵也已止也梁嘗殺人與籍避仇吳中吳

中賢士大夫皆出梁下師古曰言皆不及也每有大絲役及喪梁常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三十一

列傳

四

子弟以知其能秦始皇帝東遊會稽渡浙江應劭曰浙音折晉灼曰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梁與籍觀籍

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無妄言族矣師古曰凡言族者謂族誅之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

二寸力扛鼎師古曰扛舉也音江才氣過人吳中子弟皆憚籍秦二世元年陳勝起九月會稽

假守通張晏曰假守兼守也晉灼曰楚漢春秋云姓殷素賢梁乃召與計事梁曰方今江西皆反秦此亦天

亡秦時也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守歎曰聞夫子楚將世家唯足下耳梁曰吳有奇

士桓楚亡在澤中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梁乃戒籍持劔居外待梁復入與守語曰

請召籍使受令召桓楚籍入梁胸籍曰可矣師古曰胸動目也音舜動目而使之籍也今書本有作眄字者流俗所改耳籍

遂拔劔擊斬守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驚擾籍所擊殺數十百人師古曰數十百人者八九十乃

至百也他皆類此府中皆讐伏莫敢復起師古曰讐失氣也音章涉反梁乃召故人所知豪吏諭以所爲

師古曰諭曉告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師古曰四面諸縣也非郡所都故謂之下也得精兵八千人部署豪

桀爲校尉候司馬師古曰分部而署置之有一人不得官自言梁曰某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

能辦以故不任公衆乃皆服梁爲會稽將籍爲裨將師古曰裨助也相副助也裨音類移反他皆類此徇下

縣秦二年廣陵人召平爲陳勝徇廣陵師古曰召讀曰邵未下聞陳勝敗走秦將章邯且至

迺渡江矯陳王令拜梁爲楚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梁迺以八千人渡

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蘇林曰曹史也晉灼曰漢儀注

令史曰令史丞史曰丞
居縣素信為長者師古曰素立恩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

千人欲立長無適用師古曰適主也音與的同廼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強立之縣中從之者得二

萬人欲立嬰為王異軍蒼頭特起應劭曰言與眾異也嬰母謂嬰曰吾為廼家婦聞先故未曾

貴師古曰乃汝也○宋祁曰別本作自我為廼家婦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

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廼不敢為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功於楚今欲舉

大事將非其人不可師古曰言以不材之人為將不可求勝也○我倚名族亡秦必

矣師古曰倚依也音於綺反其眾從之廼以其兵屬梁梁渡淮英布蒲將軍亦以其兵屬焉服虔曰英

布起於蒲地因以為號也如淳曰史記項羽紀言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自此更有蒲將軍也師古曰此二人也服說失之若是一人不當先言姓名後乃稱將軍也

凡六七萬人軍下邳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為楚王軍彭城東欲以距梁梁謂軍吏曰

陳王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背陳王立景駒大逆亡道廼引兵擊秦嘉軍敗

走追至胡陵嘉還戰師古曰復來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

將引而西章邯至栗師古曰栗縣名地理志屬沛郡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

石敗亡走胡陵梁廼引兵入薛誅朱雞石梁前使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

皆阬之師古曰陷之於阬畫殺之還報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時沛公亦從沛往居

鄆人范增晉灼曰鄆音黥絕之鄆師古曰居鄆縣名也地理志屬廬江郡鄆音巢字亦作巢本春秋時巢國年七十素好奇計往說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三十一
列傳
五

梁曰陳勝敗固當

師古曰言其計畫非是宜應敗也

夫秦滅六國楚最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

憐之至今故南公稱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服虔曰南公南方之老人也蘇林曰今但令有三戶在其怨深足以亡秦

陳勝首事不立楚後其執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蠡起之將皆爭附君者

師古曰蠡古蜂字也蠡起

如蠡而起言其衆也一說蠡與鋒同言鋒銳而起者

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梁乃求楚懷王

孫心在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望也陳嬰爲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

盱台

師古曰盱音許于反台音怡

梁自號武信君引兵攻亢父

師古曰亢音抗父音甫

初章邯旣殺齊王田

儋於臨菑

師古曰高紀及儋傳並言於臨菑此獨言臨菑疑此誤也

田假復自立爲齊王儋弟榮走保東阿章邯

追圍之梁引兵救東阿大破秦軍東阿田榮卽引兵歸逐王假假亡走楚相田角亡

走趙角弟閒故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儋子市爲齊王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

數使使趣齊兵俱西

師古曰趣讀曰促

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閒廼發兵梁曰田假與

國之王

張晏曰與黨與也○宋祁曰田假與國之王又在田儋傳作懷王語

窮來歸我不忍殺趙亦不殺角閒以市於

齊

張晏曰若市買相貿易以利也梁救榮難猶不用命梁念殺假等榮未必多出兵不加待以禮又可以貿易他利以除已害遂背德可輔假以伐齊故曰市市貿易

也晉灼曰欲令楚殺田假以爲己利而楚保全不殺以買其計師古曰齊遂不肯發二說皆非也市者以角閒市取齊兵也直言趙不殺角閒以求齊兵耳

兵助楚梁使羽與沛公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羽攻

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畧地至雍丘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梁起東阿

比至定陶再破秦軍師古曰比音必寐反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

驕卒情者敗今少情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梁不聽迺使宋義於齊道遇齊使者

高陵君顯張晏曰名顯封於高陵晉灼曰高陵是琅邪縣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義曰臣論武信君軍必

敗公徐行則免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夜銜枚擊楚大破之定陶師古曰銜枚解

在高紀梁死沛公與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下沛公羽相與謀曰今梁軍敗士

卒恐乃與呂臣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梁軍

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迺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此之時趙歇為王陳餘為將張耳

為相走入鉅鹿城師古曰趙歇張耳共入鉅鹿也秦將王離涉閒圍鉅鹿張晏曰秦二將也王離王翦孫涉姓閒名也章

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師古曰章邯為甬道而運粟以餵王離涉閒之軍陳餘將卒數萬人軍鉅鹿北

所謂河北軍也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見楚懷王曰宋義論武信君必敗數日

果敗軍未戰先見敗徵師古曰徵證也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因

以為上將軍羽為魯公為次將范增為末將諸別將皆屬號卿子冠軍師古曰冠軍言其在諸軍

之北救趙至安陽留不進師古曰今相州安陽縣秦三年羽謂宋義曰今秦軍圍鉅鹿疾引兵

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蝨張晏曰搏音搏

音搏蘇林曰蝨喻秦蝨喻章邯等言小大不同孰欲滅秦當寬邯等也如淳曰猶言本欲以大力伐秦而不可以救趙也師古曰搏擊也言以手擊牛之背可以殺其上

乾隆四年校刊

盡而不能破融喻今將兵方欲滅秦不可盡力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師

與章邯即戰或未能禽徒費力也如說近也師古曰鼓行謂擊鼓而行無畏懼也故不如先闔秦趙夫

擊輕銳我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我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強不

可令者皆斬遣其子襄相齊身送之無鹽師古曰縣名飲酒高會師古曰高會大會也天寒大雨士

卒凍飢羽曰將勦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飢民貧卒食半菽孟康曰半五升器名也臣瓚曰士卒食蔬

菜以菽雜半之師古曰軍無見糧師古曰無見在之糧廼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併

力擊秦廼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執必舉趙舉秦強何敝之承且

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屬將軍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卹

士卒而徇私非社稷之臣也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卽其帳中斬義頭師古曰卽就也出令軍

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籍誅之諸將讐服師古曰讐失氣也音之涉反莫敢枝梧如淳曰梧

音吾枝梧猶枝杆也臣瓚曰小柱為枝邪柱為梧今屋梧邪柱是也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廼相與共

立羽為假上將軍師古曰未得懷王之命故且為假也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王

王因使使立羽為上將軍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

軍將卒二萬人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羽廼悉引兵渡河已渡皆湛船師古

日湛讀曰沈謂沈沒其船於水中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視士卒必死無還心師古曰視讀曰示於是至

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甬道大破之殺蘇角文穎曰秦將虜王離涉閒不降自燒殺

當是時楚兵冠諸侯師古曰言最爲上也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

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師古曰呼音火故反諸侯軍人人惴恐於是楚

已破秦軍羽見諸侯將入轅門張晏曰軍行以車爲陳轅相向爲門故曰轅門師古曰周禮掌舍王行則設車宮轅門也膝行而

前莫敢仰視羽繇是始爲諸侯上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將軍兵皆屬焉劉敞曰將軍字聯上爲句按史記云始爲諸侯

上將軍諸侯皆屬焉章邯軍棘原晉灼曰地名在鉅鹿南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卻師古曰卻退也音丘畧反二

世使人讓章邯師古曰讓謂責也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師古曰凡言司馬門

者宮垣之內兵衛所在四面皆有司馬司馬主武事故總謂宮之外門爲司馬門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不

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事亡可爲者師古曰言不可復爲軍旅之事相國趙

高顓國主斷師古曰顓與專同也今戰而勝高嫉吾功不勝不免於死願將軍熟計之陳餘亦

遺章邯書曰白起爲秦將南并鄢郢北阬馬服服虔曰馬服趙括也父奢爲趙將有功賜號馬服馬服猶服馬也故世稱

之師古曰鄢郢皆楚邑也鄢音偃郢音弋并反攻城畧地不可勝計而卒賜死師古曰卒終也蒙恬爲秦將北逐戎

人開榆中地數千里服虔曰金城縣所治也蘇林曰在上郡師古曰竟斬陽周孟康曰縣名也屬上

郡晉灼曰恬賜死死於此縣何者功多秦不能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已

十萬數而諸侯並起茲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師古曰諛諂也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三十一 列傳 七

以法誅將軍以塞責師古曰塞當也使人更代以脫其禍師古曰脫免也將軍居外久多內隙有功

亦誅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立

而欲長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文穎曰關東為從關西為橫孟康曰南北為從東西為橫師古曰言

欲如六國時共敵秦二說皆是也還兵南面稱孤孰與身伏斧質妻子為戮乎師古曰質

謂劍也古者斬人加於劍謂劍也古者斬人加於劍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羽欲約鄭氏曰候軍候也始姓成名也約未成

羽使蒲將軍引兵渡三戶服虔曰漳水津也孟康曰在鄴西三十里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羽悉引兵擊

秦軍汙水上師古曰汙水在鄴西南音于大破之邯使使見羽欲約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

約軍吏皆曰善羽乃與盟洹水南殷虛上應劭曰洹水在湯陰界殷虛故殷都也師古曰洹水出林慮縣東北至長樂入清水

洹音桓俗音袁非也虛讀曰墟已盟章邯見羽流涕為言趙高羽廼立章邯為雍王置軍中使長史

欣為上將將秦軍行前師古曰行前謂居前而行漢元年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行畧地至河南

遂西到新安師古曰今穀州新安城是異時諸侯吏卒徭役屯戍過秦中師古曰異時猶言先時也秦中關中秦地也

秦中遇之多亡狀師古曰無善形狀也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奴虜使之輕重折辱秦

吏卒○宋祁曰一本無重字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

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又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羽羽廼召英布

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眾其心不服至關不聽事必危不如擊之獨與章邯長史欣

都尉翳入秦於是夜擊阬秦軍二十餘萬人至函谷關有兵守不得入聞沛公已屠

咸陽羽大怒使當陽君擊關羽遂入至戲西鴻門聞沛公欲王關中獨有秦府庫珍

寶亞父范增亦大怒勸羽擊沛公饗士旦日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良時從沛

公項伯夜以語良良與俱見沛公因伯自解於羽師古曰自解猶今言分踈明日沛公從百餘騎

至鴻門謝羽自陳封秦府庫還軍霸上以待大王閉關以備他盜不敢背德羽意既

解范增欲害沛公賴張良樊噲得免語在高紀後數日羽迺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

燒其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寶貨畧婦女而東秦民失望師古曰沛公入關儉節自處約法三章反秦之政而

項羽屠殺焚燒恣其殘酷故關中之人失所望也○宋祁曰景本作收其貨賂婦女而東於是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

之地肥饒可都以伯師古曰伯讀曰霸羽見秦皆已燒殘○宋祁曰新本秦字下有宮室字又懷思東歸曰

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師古曰言無人見之不榮顯矣○宋祁曰史記作衣繡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

冠果然張晏曰沐猴猶猴也師古曰言雖著人衣冠其心不類人也果然如人之言也羽聞之斬韓生初懷王與諸將約先

入關者王其地羽既背約使人致命於懷王懷王曰如約羽迺曰懷王者吾家武信

君所立耳非有功伐張晏曰積功曰伐何以得顓主約天下初發難服虔曰兵初起時也假立諸侯後

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力也

懷王亡功固當分其地王之諸將皆曰善羽迺陽尊懷王爲義帝曰古之王者地方

千里必居上游文穎曰居水之上流也游徙之長沙都郴師古曰郴音丑林反廼分天下以王

諸侯羽與范增疑沛公業已講解蘇林曰講和也又惡背約恐諸侯叛之陰謀曰巴蜀道險

秦之遷民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而參分關中

王秦降將以距塞漢道乃立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長史司馬欣故櫟陽獄吏嘗

有德於梁都尉董翳本勸章邯降故立欣爲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立翳爲翟王王

上郡徙魏王豹爲西魏王王河東瑕丘公申陽者孟康曰瑕丘縣之老人也姓申名陽張耳嬖臣也師古

曰嬖謂愛幸也先下河南迎楚河上立陽爲河南王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立卬爲殷

王王河內徙趙王歇王代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立爲常山王王趙地當陽君英

布爲楚將常冠軍立布爲九江王番君吳芮師古曰番音蒲何反帥百粵佐諸侯從入關立芮

爲衡山王義帝柱國共敖師古曰共讀曰龔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爲臨江王徙燕王韓廣

爲遼東王燕將臧荼師古曰荼音塗從楚救趙因從入關立荼爲燕王徙齊王田市爲膠東

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宋祁曰共一作兵入關立都爲齊王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羽方

渡河救趙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羽立安爲濟北王田榮者背梁不肯助楚擊秦以

故不得封陳餘棄將卬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

之三縣孟康曰繞南皮三縣以封之師古曰環音宦番君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戶侯師古曰鋗音火懸反羽自立